



10793

一碑銘

崇仁虜集伯生著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

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字寧父卒于京師七月戊辰

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

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焉嶺北行省治和林

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比邊親王師

道園集

碑銘

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更有優秩兵

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布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

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牛羊馬駝之屬射獵貿

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

庶忘戰鬪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內猝有變未

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

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

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箒以灰日未具道無

是時除吏率恆怯顧慮辭不往獨公受命即行



曰豈臣子避事卽安時取既至日事孰急於賑飢者
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核實錢穀知前遇事
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爲奸吏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
民間粟食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
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卽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
與軍俱天子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
飢者之歿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願急募富
商大賈先制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劣
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爲遣
道園集

碑銘

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石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
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
五十千至皆卽給直賈連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
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錯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
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泛索公持法一不與王怒使人
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
不敢擅與且謹惜樽節非爲己私王幸察之亦無以
爲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

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

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間訟之者
趙仲良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
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鞠
當用詔書審復詳議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
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
有明決爭者悉請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
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卽孔
子廟延富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

雜聞集

神錄

三

始率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
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
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悉其
去行至京師卒之初以吏事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
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
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韓戶部令史歷
樞密院中書省樞密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管刑司
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青郎中終始不雜吏

事皆有所辨者在真定從其尹次獄竟大旱俄雨

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
方能正色感媿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
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
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
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轅州縣爲奸吏不法者能爲明
其誑誤者出之田廬貲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
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
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
十餘年不得謁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

道園集

碑銘

四

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尙書省立威勢
赫然中書椽多從尙書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
尙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
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
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
犯者能却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
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
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弟之誣其兄奪其官者總計

之益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

國家初以平戈平定海內所倚武力有功之臣然然
殺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闕道理名物非刀筆
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
士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
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志操畧志在
用世之士不由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
也而世或端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
利爲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
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吏視文

道園

碑銘

五

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卽闔門不通問謁
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
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于教子餘俸輒買書遺
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樂城
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成考祖以公貴贈某官
妣吳氏贈某君遺事具見塋碑娶劉氏封某君某官
女子男一人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
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用浮屠者女三人適某

某孫男曰開於是公之年纔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

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歿君子惜之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群公
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
審審舒舒何行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
守以終始五椽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彌光以亨
額頷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居之
谷馬雲生尙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簡徒執以書
孰害其人據義挾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
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
道園集

碑銘

六

狙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幕府維最邊人方懷
公不少留見用駸駸而疾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
當爲而爲當辨斯辨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
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
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爲宦成勗公之私匪源無深
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
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
累贈光祿大夫諡忠靖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
卿獻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
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策而先生生忠靖公喜
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
章志趣高邁忠靖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
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

道園集

碑銘

七

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尙書劉公克莊至
浙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
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
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
擬衆口附和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相廷鸞曰君欲
與忠靖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
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其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
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

成計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許史彌

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媿也沿海置司辟爲屬未
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憂炎事世
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
也先生不荅留尚書媿之旣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溧
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
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
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
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
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
道園集

碑銘

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
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咸服以爲師表焉其
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者攷
若于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
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率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
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
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
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

先生筆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泔羹

不受與人交樂爲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白號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娶楊氏某官女先卒再娶程氏某官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三子揚出早世二子程出女三人適某官先生卒于某年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葬于某所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予之言可信

道園集

碑銘

九

於世蓋及我時爲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三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某爲碑銘曰先生之志云某惟家世在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畧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某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其不可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者則其本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撥次備駁欺世之作
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
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
有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於光登惠表之

新云某與祖常嘗在太史取屬某識之按公家世

其原光者以示

道園集

碑銘

十



門戶畧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又

世不啻絕以詩文不其幾微以固

爲而藏不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職湛文

入據爲城正美之東世豈不幾微其職湛文

其原光者以示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
官闕中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必
必葬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於光塋焉表之曰桐
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
歷官行事日月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係光者以示
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諭淮設關塞列保障
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苑丘新息坦途千里無天
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三百年每兵至郡豪
道園集

碑銘

二

輒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
旣盡有宋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
斯者不足調其生來古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
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斯已方是時公以有爲之
才撫新集之驟蒲葭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
然哉惜夫舉錯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獨聞在郡時
有請歲稅光畝田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光人
撥茶山中以爲飲運同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
脅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

學官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實生是邦象而奉祀示之
德行以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
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
去光而歸塋至于今久矣昔爲公民者少者壯而壯
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
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外
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
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好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
昔國家法令修明釋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
也鬱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
所觀覽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成事號曰馬氏
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間人諸
弟君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
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道園集

碑銘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
與民休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
者不尚也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
大變易民庶晏然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
徃往深沈敦厚有泰山喬岳之勢若尚書馬公溫恭
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不能者今其可得
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父贈某官妣贈某
君某夫人初馬氏居磁之盩陽不知世次至父公和
勸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第天驥方治書御史府
一門之盛以著州里外家劉氏菑菑有異花或以爲
瑞徵而占之曰是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
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昉從鄉先生大齒楊震享學
並爲聞人而世遂以爲傳信矣公以至元初補大司
農史轉辟御史臺掾某年除某官某年出守某地
貽三年以戶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
奉議大夫至正議大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

道園集

碑銘

三

存虜之籍私孳其人萬家無所詰愬官亦莫敢正公
按還之爲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督運者
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爲解公扶而奪
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猶號富庶爲吏者縱欲以
求獲民不堪命俗尙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
實因貪殘迫之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
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
教之風化丕革朝廷以內附旣畢大料民新版籍自
濰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在廬州令其民
道園集

碑銘

十四

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爲之期遣吏行取
之卽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
爲中書盡去尙書舊吏獨俞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
甲戶主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懼怯不任事率爲吏
卒攘竊及歲滿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
更有司擅爲上下予奪而尙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八
曰富人狙安豢寧知官府不敗何待此爲患無已時
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爲定式倉庫無闕事吏更以步

震動而告者一鋪幸而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彼富有
物色踪跡遠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
白遣所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
言及之猶感公不忘也舟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
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人行不及避歿於輪下有司論
御老薛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徒資金以給葬其在
湖富商以備舟師至他郡者溺歿或曠舟師妻訟商
殺其夫莫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又有
二人同布飲者後三日其一入疾既瘳或誅歿者子
道園集

神銘

五

訟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
釋遣而豪家駭人致歿納井中以溺闕吏成其獄公
曰無溺狀訊之得實遂竟坐之其精敏平允如此富
家私田跨縣邑貲無算援結大官貴人如尋交氣勢
出守令上遠甚折其戶役爲數十其等在最下賦役
常不及已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問公因以
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怨隣郡多法焉胡安定先
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城

一家敬聖祀仁百區興學校築塘樂嚴保伍懲豪縱

獨煇擢皆有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本是
故荅刺罕公之爲相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司左攷歷
代典故白之深爲丞相所敬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
完公禮之以爲吏師在戶部時天子遣使分道問民
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號爲得體於
是竊延扁意大用公而公亦自信久矣一總大河寇
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
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太行之麓有神磨
山者泉石幽勝公旣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游息其間
迥園集 碑銘 去

不以富貴往事介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
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他人哉而時之人卒做於
世故視神磨之樂不能以彼易此者多矣公又何憾
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某氏封夫人四子
早世從孫某爲後用公蔭爲其官一女適賈某妻某
所後泰定二年立碑神道賈某始來求爲銘故銘曰
神磨之陽淫流洋洋有輝焉宗世爲之望望之儼儼
有梓有杞桓桓勸農侃侃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

臨溢以懷軒軒乘車沒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
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子孫是遺用憲國士
命昭雪之三年月日待贈思順佐理功在金石
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益日襄愍明年御史
用其子武備

追園集

碑銘



七

思表令勒博稽比事匪子孫是遺用憲國士

泰定改元詔書以朶兒只中丞爲帖木迭兒所構害
命昭雪之三年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
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諡曰襄愍明年御史臺奏
用其子武脩庫提點不華僉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
司事不華旣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之歿於是七
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釋冤憤感德于地
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願於法得立碑神道願載
其事于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臺臣
道園集

碑銘

六

以間制曰可且命臣曰汝某其具書以聞臣再拜稽
首而言曰朶兒只事且見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
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宮
以帖木迭兒爲丞相踰月仁宗皇帝卽位遂相之居
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爲折辱宰輔撓
制中書諷以再相而居位怙勢貪虐克穢滋甚中外
切齒群臣不知所爲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
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朶兒只自侍御

史事由丞旣然以糾正其罪爲己任上都富民張嗣

殺大繫獄時宰使大奴脅番守出之乃強以它奸利
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它事召番守將罪之
番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寔無罪丞相語
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所受張弼賕鉅萬大
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寔入奏而御史亦輦
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時宰
匿與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爲不御酒飲者數
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
丞持之急與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
道園集

碑銘

五

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
違太后旨天子仁孝誠恐出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
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
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帖木迭兒雖去君
側反得爲東宮師傅在太后左右恐售其奸則禍有
不可勝言者其後仁宗棄群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宮
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朶兒只
至徵政院與徵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禰問

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
為御史証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脩風憲
故為是犬彘事耶坐客皆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遽
稱旨執而戴諸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
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
大臣為之罪名焉其勢既成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
為之驚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譖毀皆先帝舊臣滋
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歿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
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田回皆曰漢殺一孝
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帖木迭
兒諸子列在禁近威焰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竟
及理拜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賞
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為治若蕭楊等冤何可不
亟昭雪也丞相趨之帖木迭兒之子相繼以賄敗遂
藉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歲不遑暇及今上皇
帝入

道園集

碑銘

三

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若我仁宗之仁孝文物大

隆英宗果脫去變修務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為者夫

能與並倫而一帖本迭見常因國有大故乘輜用車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乃有待于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技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同結于內術智爲用于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討亦畧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效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臣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兒只者臣敢不敘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朶兒只姓楊氏世家

道園集

碑銘

三

河西寧夏祖某贈某官追封夏國公諡忠定父某贈某官追封夏國公諡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齟齬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勛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下未從在懷孟間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荅刺罕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稽察禁衛密致警戒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旣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爲大中大夫

家於脈日夕時則雖木木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欠

衆敬憚之會見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怡之存問優渥
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已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毋
敢失辭氣進政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
然然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執謨國者將書按
而誅之公曰爲政而尙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
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
從人材孟以公爲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尙書初尙書
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錢爲
道園集

碑銘

三

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
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肯之
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
用而時論是之遷宜徹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上以
宜微賸用不聞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
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爲御史中丞叩
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諂世
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

御史上宴會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過則上見公

正色爲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貴而謂言與矣
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
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閻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
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閻罷江東西
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奸異不問公劾而杖之
幹來媿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止怒叵測公救之一
日至入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
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爲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
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給令稍非材恒不免捶楚

道園集

碑銘

三

以是苦之公又言日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
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爲陛下言者不
得請數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
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
雖直焉用之止笑曰卿意在納璘耶救出之戒爾直
名有尙書論朝廷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
司寇將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
以示信於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

是持加昭文館大學士東萊大夫以奠之且以重耳

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諷勵僥倖者遷不政院使未幾復爲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歿時年四十二娶李氏某官女先卒封夫人子一不華也繼劉氏某官女公歿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子一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疾惡如仇讐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爲得士論政事必合于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古大臣之風焉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其墓某處故係之以銘詩曰

道園集

碑銘

古

河源西郵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爲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直柔不爲隨剛不爲屈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爲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闖其幾不驩以呻投噉膠緝竊初大均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勲勞於其國則範金爲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墓則有下窆之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趾首丈尺之異以別等殺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年春榮祿大夫賈間來告曰昔我先世曹由高昌未內附以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國朝曾太父太父至于我先人歷事祖宗至于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于故國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沒已二十五年今塋諸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有十四年而未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稱萬一歲月逾邁大懼湮沒今願有請於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石某嘗聞之故事正大品官以下官中書奉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頌令惟皇太子立必

道園集

碑銘

五

官其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於群臣者不得也仁
宗皇帝既平內難武宗皇帝即位立仁宗爲皇太子
令中書如故事所署勅則買間也內外大小之臣咨
嗟感嘆以爲不可及者焉國家之制受分地而建五
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有功以建國者
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群臣得推恩先世者五等
之爵視秩爲差卽受姓之前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
於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擬授焉

道園集

碑銘

毛

而買間之父月魯哥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
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援以爲請嗚呼不亦盛乎攷
諸其容傳溥所爲行狀蓋遠卽拿生脫因脫因生月
魯哥月魯哥生買間也延祐二年遠卽拿贈某官追
封公諡康武妣封夫人脫因贈某官追封公諡安僖
妣封夫人月魯哥贈某官追封高昌王諡莊肅妣封
夫人皆其學士草詔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則請
列敘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太宗皇帝時睿宗

皇帝以皇太子在藩邸則用英偉訪知夫人左右

之信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以在
之年出入唯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
必以屬之治稻田者爲戶三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
撫其人以盡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啻一毫之私
由是邸中人甚敬畏之是時草創無闌入之禁或造
其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
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潛行或醉朱顏色以康武執
法爲監毋敢譁安僖公當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
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獸比有功世祖皇帝在藩邸

道園集

碑銘卷補

元

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家用不給
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三千五百帛以專計者五
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
者裕宗皇帝爲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爲
要以其廉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
之歲也宗藩乃顏起兵內向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
二十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爲上所知從官多
其父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成宗皇帝之撫罕北

紹入位以京師之浩穢也四民襁屨遠過畢集推休
奸慝必資隼擊命爲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六千
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驅船五市蠻夷交
關非慎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爲泉州市舶使且
僉閩海省事以重之不拜太宗正者國族之事隸焉
或得罪蒞其刑罰蓋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
而已遂命以爲太宗府也可札魯火赤又有鷹坊數
百人蓋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頷之而指揮
之任如故於是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
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髯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
固以愛畏之矣或過市小民有毆詈之訟立馬詰得
是非雖戴雨立泥必斷訖乃去請托無所及京師肅
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每有
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
人後三年而終子一人買間也自事仁廟於東宮歷
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膳魚蘊之事無不
掌焉廟廷之士莫肅於臺憲自監察御史治書侍御

亟召常命之爲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
云大承華普慶寺者仁廟所建神祠也出金穀之產
以資之豐贍無算特命以爲都總管仁廟賓天奉神
御于寺中至今頌焉仁廟常奇其材命爲學讀書由
是折節下士積書萬卷朝誦莫惟未嘗去手幾若儒
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刺失思柔兒只忽都帖木
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猗純之態時人以爲難
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閭而始發自買閭之際
道園集

碑銘

三

遇至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國家起自龍漠誕
受天命鋒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
者無所用其力智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
于是拔其豪傑而用之執干戈以爲牙爪待帷幄以
爲腹心推至誠以待之無新舊遠邇之間故能得其
懽心而盡其灰力以成天地涵育之大焉然今高昌
之人內待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之用尤榮于他
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學承之

益高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爲銘曰

世祖皇帝既受天命乃定國都建號紀元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以君臨萬方若稽古制定國本以係天下之心卽其都邑立元子爲燕王兼中書樞府之長未幾冊拜皇太子是爲裕宗皇帝初世祖盡得天下之豪傑而用之以成大勳建大業而執事於東宮者文武材能之士彬彬可見矣乃若身受信任委寄之重始終官府之事其忠愛之心信於朝廷著於簡冊則未有過於魯國忠猷張公者也公以至元二年見裕皇於東宮卽受知遇常侍左右七年以父薊州節度任官當外補裕皇愛其才畱不遣後數年伐宋取之盡取其府藏貢賦輸至於內府而拆入於東宮者儲備充斥司會不能舉其數十六年置都總管以治其貨用命公爲嘉議大夫工部尙書兼領之創法嚴整至于今守之十九年丞相阿合馬方用事妖僧高善薩千戶王著乘人心之不與構變圖殺之時裕皇方從北巡賊廼結黨數百人僞爲儀服器仗矯稱

道園集

碑銘

三

使語傳令者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先請
見二人則啓開矣賊計窮往返數四氣益索知不可
給循牆而南行且語曰前門可入也公偵聞之曰其
詐明矣亟遣人走告守前門者而賊已至急呼河合
馬出與左丞郝偵俱爲賊擊歿變起倉卒中外不知
所爲公遣宿衛士馳射擊討賊敗得詐狀賊誅歿而
官闔晏然則公精密持重決勝之力也樞密副使張
易素稱有權畧爲上信倚故以密寄留京賊之入也
道園集

碑銘

三

傳太子令索兵甚速易不能遣其僞不敢抗以兵與
之坐棄市而論者以僞易歿請傳首郡邑公入告
裕皇曰張易不察賊詐而與之兵罪至死宜矣而謂
其預賊謀則無也大臣被罪而歿傳首則過矣裕皇
悟言諸上而從之公遣士討賊時右衛指揮使顏進
在行中矢歿而怨家指以爲賊黨法當籍其孥公曰
吾實使之討賊而歿焉可誣也賊起變京城中至僞
爲太子故上與太子甚惡之獄起連坐者禍不測莫

何公偉東平徐公瑛馬公紹猷州范公芳裕皇次第
用之侍從以下因公言而見用者徧布朝著一時號
爲得人公惟賢才是達不以疏遠親密爲取舍是以
能若是之沛然也是年冬寸月立詹事院拜公詹事
丞公內謹侍衛外肅僚屬出納緩急思遠而慮周得
宮臣之體也則又曰輔導德性則在於老成重厚有
經術學問之士其關係甚重也於是賓客論德贊善
某某等諸君子公每候宮中閒暇時身先後其出入

道園集

碑銘

三

使得致其開導之說二十二年裕皇卽世詹事院無
所受事時議將講廢之雖宮府舊僚不能無惑志公
抗言曰有皇孫在固宗社之所屬人心之所係也柰
何爲此言乎廷臣以爲當三十年丞相完澤薦公曰
昔妖僧之亂能審詐以禦變者也遂拜中書左丞仍
兼詹事丞是年世祖崩成宗卽位追尊裕宗冊母后
爲皇太后卽東宮爲隆福宮以奉之改詹事院爲徽
政院公爲徽政副使餘如故十一月進資德大夫中

習典故預其比事之司焉大德二年拜平章中書
力辭機務遂以平章之名預中書事徵政副使知散
元貞大德中皇太后母儀東朝保佑匡正之功矣午
稱誦焉故徵政之任重擬朝省而公小心謹慎通練
識大體事無鉅細裁決可否待公一言而後定開
所在莫或比隆五年改授大司徒徵政副使領將作
院事凡宮室服御之事土木金石絲縷采色之工經
公指授製作精異非衆思所及受事者若怠且不肖
程懲之無少貸及以成功獻必極道其善而賞賚之
道園集

碑銘

三五

故人得盡其技而樂于趨事蓋善用人之道也上以
公老且病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諭之曰朕知卿
必以禮辭誠念卿宮府之舊不忍卿步履之艱也其
勿固辭旣而又詔曰昔在東朝卿於事無所違缺朕
素念之今佐朕理天下如詹事時朕所望也且具訓
於外庭時人榮之六年加光祿大夫公之事上蒞官
也夙夜無懈以家政盡屬其弟九儀而自嘗治園於
南門之外作堂曰遂初花木水石之勝甲於京師常

政理藹然太平人物之盛於斯見之非直爲一日之
樂也然公之心未嘗侈然自逸故東朝嘗又賜之別
墅或勸公可以少休乎公曰不然人臣有汗馬之勞
伐越之積旣老而衰得謝而樂其餘年禮固有之我
受裕皇皇太后知遇致身若此報稱之私惟日不足
鞠躬盡瘁歿而後已老臣之心也故以勤勤而終其
身云公幼有奇質入鄉校讀書識古人之意以大器
自許旣歸不忘其初裕皇幼冲時世祖命儒臣勸之
道園集

碑銘

三

學是以於儒術常番意焉公嘗進言曰京師首善宜
建國學以風示天下裕皇趨之學之有宮公實開之
於先也大都之學在南城公曰昔嘗游焉吾不敢忘
也春秋舍奠於先聖先師公必具牢醴以相執事者
二十餘年不廢又爲學舍於四邑鄉曰吾先人之所
居也願與其子孫昆弟講習於斯焉好賢樂善出於
天性寒俊之士四方來歸因材而用之宗族鄰里疾
病歿喪惇孤無以爲依貧困無以爲生者隨周之皆

忠獻後天曆三年其子金界奴世其官爲大都留守
天子建奎章閣以觀圖書而敦德性特任之爲都土
管工事日規親近上愛其能而思愛之忠也賜之神
道之碑而命臣某著文以刻之按公諱九思字子有
姓張氏其先大都宛平縣人曾祖祖父贈某官諡某
妣俱贈夫人公娶唐氏某官女世祖又賜某官女劉
氏子三人公薨時唐夫人年三十金界奴方七歲家
法雍睦嚴而有教武宗皇帝在位母子相攜入見興

道園集

碑銘

三七

聖太后上嗟悼久之命加恩焉界奴年十二已備宿
衛甚稱旨意事歷朝皆有功今爲某官孫三人襲某
職公葬某所嗟夫國家建元以來至於今治平七十
年矣京師貴富之家興替消長於歲時旬月之間何
可勝數而公安富尊榮豈弟壽考而其子年在韶齔
已起而繼之精敏修飭有聞於時父子遭逢國家之
盛無小間而聖上之眷遇方未艾不亦盛哉臣集奉
詔紀實爲銘詩曰猗歟魯公盛德有容起事裕皇

雖雖以養一人以寧萬國咸享明堂孔揚制度考文
秩秩春宮亦諗多聞時惟魯公進見退食輯思無遺
以究厥職孰輔道義國有老成授凡設醴公爲導迎
寶藏王府禮在不曾公視其掠有正無悖臣作福威
盜乘其間不虞哭來公來識奸群疑既亡宮壺亦固
不軼不驚惟公之故文母皇皇聖孫之將隆福有宮
萬民所望徽音安安以出政紀匡之翼之公將其肯
相臣進賢虛左待之造於兩宮有猷有爲至元之始
道園集

碑銘

吳

於斯爲盛民物阜康法令修整耆壽俊又樂乎熙辰
公爲詠歌以燕嘉賓時之方殷而公不待生榮歿哀
君子之觀顧瞻其家有木維喬袞衣朱輪相繼以朝
嗟此喬木豈惟在宅南原有封亦長松栢松栢丸丸
垂三十年有子孔嘉克象其賢佩玉垂紳入侍天子
左有鼎彝右有圖史天子曰嘻爾惟舊人宮中府中
懷爾先臣神道有石可載功德乃命太史著文以刻
盧川云云西山峨峨山夷川湮茲銘不磨

國家之制凡禁近之臣分服御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十祝之事皆世守之雖或以材能授任使服官政雖盛貴然一旦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甚親信者不得預焉祖宗以來冠帶之家習於國事已出入左右儼於國人之族者蓋甚少而於其間又能以直道不容有聞於當代者冀國賈忠隱公豈不偉哉公諱禿堅里不花姓賈氏世爲大興人王太父以甲申之歲自大興謁太祖皇

道園集

碑銘

三

帝於龍漠太祖方有志於天下從容問全燕之形勢扼塞戶口兵寔攻取之計論辨明敏俾在宿衛治襲事賜名昔剌命其氏族視蒙古人從睿宗皇帝于和林迎昭睿順聖皇后於雍吉剌之地神年從太宗皇帝滅金伐符從憲宗皇帝伐宋攻蜀合州戰有功世祖皇帝卽位賜金符領尙食尙藥卒贈某公諡敬懿妣贈夫人諡孝節大父丑姐子方幼時世祖甚愛之每坐之席下旣長而驍勇從征雲南躍馬入水斫賊

林勇而有謀能通諸國語時阿里斗哥之役獻馮助
軍從北狩道值風霾晝晦則乘間爲亂擊定之有功
歸領尙食尙藥世職也歷尙膳使兼司農之長置宣
徽院僉其院事仍領尙膳使卒贈公諡忠靖夫人忽
八察安西王乳母之女也閑習國禮武宗皇帝逆后
嫁嘗爲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臨汾王夫
人臨汾王八子公其第三子也幼以世臣子奉其祖
父之職勤敏著聞授奉訓大夫尙食尙藥提點世祖
愛好人材於故家舊人尤所加念常奇公所爲以爲
他日可當大任者巡幸征戰無不在行親征乃顏之
役軍次亢海敵兵突至公馳入其陣斬首數十級身
被十餘鎗猶奮然無退志戰功多論賞卽賜黃金一
白金二及亢海之寇乞降議者以爲親犯王師理在
無恕公言於宰臣曰亢海吾人也或率之以叛豈其
心哉宜撫而存之固仁義之道也或竊議將殺降者
於兵法爲不祥其可爲乎大臣以聞上深納其說益

道園集

碑銘

罕

嘗命公察乎宿衛之有材能可用者論薦之公列其
名上聞因以得官他職者毋慮數十皆稱其用而賞
賚亦稱事有差時論翕然歸之大臣以公之敏於事
也奏陞嘉議大夫成宗立詔初起馬公進正議大
夫世祖在位三十七年嘗然公之德亦命公進正議大
王皆來會于上都公之德亦命公進正議大
威多寡之分小法亦以爲聞故常侍止宴坐中貴
爲甚難而公在朝亦以爲聞故常侍止宴坐中貴
道虛集

聖

人往往指公稱朝廷有人而上亦甚善公曰宣徽之
事任卿足矣何待他人乎陞中奉大夫同知宣徽院
事大德四年上弗豫召公入侍膳飲湯液凡太官尚
醫之事公兼視之必親嘗然後進及愈賜鈔二萬五
千緡固辭上解所服衣賜之八年上嘗坐輿巡遊禁
衛中見衛士戶陞問意甚勤懇感戴使人行勞之皆
進曰臣等幸被番布衣賜以時饘粥充給誠荷陛下
厚恩然宣承石法使臣等均受大惠者則宣徽能官

亮堅里不花其人也上悅賜貫珠衣一對馬關里

又忤起拜宣徽使公固辭而廼慨言于上曰臣之所
以致身於此者非臣之能也自祖宗來先臣服勤於
茲者二世矣國家恩誠甚厚而官品之隆未嘗至此
何敢有加於先臣乎有詔褒贈行封自其曾祖以下
凡三等而三世夫人皆有號諡當是時推恩之典未
大行獨二三世家得之而夫人之諡尤異典也九年
朔方乞蘇倫之亂歲大風五畜多死損且盡人乏食
其部落遂長成來請封公為正人其子之誦官市馳馬
道園集
丙府出衣幣
全活者數萬人還報賜七
簪笠以表其功
九年上病甚公視疾之謹如前歲而
加憂焉及大漸公授正義以自處無所撓惑武宗入
繼大統深嘉其忠進階榮祿大夫某藏官至大二年
上大賚北方軍出丙府金帛鉅萬擇使將指以公明
習典故知軍中事宜又能用心不憚勞險有足任者
因命遼陽行省平章與之偕卽軍中與太師月赤察
兒定議而給之公徧歷和林北金山亢海八兒思闕

使命章佩監卿出兼金之帶於內藏卽其家以賜三
年上御便殿訪群臣以治道公陳生財儉用之法以
爲治國安民之實條目詳盡同列皆以爲莫及上多
采用進光祿大夫餘如故仁宗皇帝卽位以舊臣進
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贈三代官皆一品延祐四年朔
方又以風雪告公復爲請如大德時更出私家馬二
百以充用上酌其直勿受解御衣一以賜之公在宣
徽以四方爲正之供悉出民力托恩幸以求泛賞輒

道園集

碑銘

三

裁正之小人固已多不悅矣同時爲宣徽使者帖赤
私取海舶之貨公曰此軍國之賦爲數甚夥非人臣
所得擅私帖赤私甚銜之王廷顯亦使也而蒙賜當
買玉帶賜其直三百定以太官市羊之錢充之公又
執不可而不悅滋衆矣七年仁宗崩公以疾辭去位
而帖赤稔惡以累上竟譖害公聞者傷之帖赤旣以
大逆伏誅而公事得自有司請贈某官封冀國公諡
忠隱妣封夫人子四忽里台爲監察御史又某爲某

司農卿哈刺八都傳勅命太史臣某著銘刻之碑臣
觀於世家自太祖時已知名見用歷仕累朝至於公
父子四世公自奉議大夫積官金紫四十五年之間
常領宣徽之任可謂世家者矣而昆弟子孫又方赫
奕繁衍何其盛乎臣集謹奉詔爲之銘曰

太祖膺命神武載揚顧瞻中原紀綱萬方于時豪傑
四面而至有智有畧燕有奇士哀然來朝造膝詔言
咨詢孔周厲之肝饗既勤既老嘉汝黃髮入侍幃幄

道園集

碑銘

四

出從征伐享帝養賢大亨維時守道以官蓋取諸願
世祖建國百度維作群公受職世臣是若嗟嗟冀公
夙已見奇承厥父祖祇命弔彞歷事成宗武考仁廟
靖共于位有正無撓忠愛之誠豈爲燕私自邇及還
振及寒飢歲大雨雪朔漠告病往拯往哺公爲之請
武皇在邊熊貔如林爾公爾侯于戈腹心乃續大統
乃有大賚乃出金具帛幣裘帶至於朔郵宣旨勞勛
往咨太師盛饗于軍大軍彭彭載酒餽哉部曲羅落

刊版詞碑錄卷五十四合言來謂曰茲虎士威公之勳

竊取貨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奪之而怨已深
患失之思實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忌則悼
以構忠盡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奸不係歿生
忠亡奸存是用隳敗人之傷公亦爲國慨天高日清
衣冠舒舒昆弟子孫入朝以趨旣貴旣蕃思舊之故
襟山帶河公墓則固鬱鬱公懷文以信之垂示後人
天子命之

道園集

碑銘

五

入命文

山帶河公墓碑銘
公姓文以計文垂示後人
公孫特情其氣子孫人傳以茲碑實時書思舊之故
才技亦足以觀其人矣
以構忠盡可殺者身不磨者名我忠彼奸不係歿生
歲次文思實蓄厥心盜之患失於國猶忍彼忌則悼
蘇頌贊寶公曰不可是謂不道雖能奪之而怨已深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
熙洽太平將百年於斯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
歌詠德業贊勳詩謨於其間以賁飾一代之盛三代
以下未之或先也嗚呼士大夫之生于斯世安富尊
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
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
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政刑之要習乎禮律之
通自外官召拜右三部尙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

道園集

碑銘

四

預朝政既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禮樂由乎賢者時則
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
之事悉以屬之薦舉成材獎勵後進則王公司其權
矣故承旨劉公賡尙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
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
以老成爲國耆寮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
豈偶然哉公歿之後天子大纘大統作新斯文建奎
章之閣以尊德而怡神以問道而興學故老漸以漸

詔臣某著文以載其行事以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洛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儒治儒業始爲儒生深深生肅肅生懿懿之長子也某年授某官某年陞某官至光祿大夫薨年八十一娶某氏封夫人無子以弟子某爲後生女二人適某葬某所建元延祐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修太祖以來寶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

道園集

碑銘

四

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修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方承眷遇有才畧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寔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間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退然沉毅畧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竇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而後文時人化之其在成均

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
談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
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
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
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典讓焉公官
一品年六十七父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煖
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仁宗聞之曰此
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以尊酒因其

道園集

碑銘

哭

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
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髮皓然
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
葬畧不以衰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
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畢事無
情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于人也
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
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

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塋孝靖而
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語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
古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於
今不忘今奉明詔敢爲作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尚老成有典有則是經是程百年之間
群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
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王佩珠履入而奉親
董榆滂瀟多士在門有公有卿誦詩讀書亦有諸生
道園集

碑銘

完

金券瑤冊昀葵之銘迨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
孰肅孰乂孰爲浮夸朝艷夕壞孰爲強梁外肆中隘
衆人尤之君子攸嘒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
久而有徵尙書制作秩秩在庭孝靖式穀退若弗勝
誰云弗勝公以家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
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葬棲鸞鄉公孫寨

世祖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而
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幸中外百
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
計一統之留守故爲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
厚而幹國明習國家要典深爲上所信嚮者殆不足
以勝其任也自世祖時以屬諸賈氏至于今三世矣
方奉元忠貞王爲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
之共伍又有林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
道園集

碑銘

五

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他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
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他官
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
以小字行幼從魯公許文正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
以大臣子儵宿衛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
叅乘輿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
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
番聽近侍或言論語入儵之五章若誦今日者盍去

逃遠小名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兵
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允哈良帶劍
立寢門外雖親貴人不得輒至而公直帳中受密旨
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旣成列還侍
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日
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悔容者惟伯顏爲然都
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惧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
臥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溫上足乃安寢及旦蹕

道園集

碑銘

五

駐始寤他日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
襍髦象獅子以爲戲者載與象兒之驚逸執輿者莫
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卽自投下奮當其觸架後至
者始得追及斷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劄已甚上親
撫之命尙醫尙食謹護視蓋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
初定四方無遽問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
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
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憚

虜數次臨西賊校曠之屬無不至焉集計其所歷無

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桑哥之爲相也怒忠貞之尹京常不下已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奸無敢爲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土之改尙書省爲中書省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爲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以爲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

道園集

碑銘

五

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完澤而以公爲叅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叅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拜某官成宗卽位忠貞告老尋歿而公拜某官至某年又拜某官某年又拜某官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番鑰之寄如一蓋世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織鉅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官府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緣爲奸一旦稱遽

京師之盛公坐府視事謹辰酉吏舍肅然異牘無敢
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家或以上命得給餼者營繕
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史凌辱僚吏榜係羣民人豪
橫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
得所常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莫不得出所
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闖入也力爭之吏得
不灰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
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爲辨
道園集

碑銘

五

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
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爲學舍
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強之凌暴承其
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爲祠於西門之外設公像
而祝之阿思罕之亂也關陝震動公方朝止月於大
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卽日告行都人見
公至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
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

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爲感仁宗乃命工畫公像勅
學士爲贊識以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
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以上京
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臥護可也乃
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庭焉當是時太師帖木
迭兒爲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一繩之以法官時宿
儲而丞相家奴擅鬪市利責高直于官公每裁抑之
又惡其帷簿之不修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

道園集

碑銘

四

人張弼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爲折辱留守
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
御史中丞楊朵兒只遂與公等頓奏之天子震怒罪
且不測賴太后仁恕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
之怨不可解矣英宗之卽位帖木迭兒復爲丞相乘
間肆毒暉毗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旣已被害卽
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
遇害公歿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

前觀似自是延中不付已者固已盡中傷之而無

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寃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未暇他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愆之故本由巨奸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奸逆忠順之辨大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贈某官封秦國公諡惠愍贄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子惟一卽拜某官某年集執經講惟從在上都而惟

前園集

碑銘

五五

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恩受京師之托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鑑之我先人遭罹奸克遘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帝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用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今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始終定于國是非一家之私

堪爲託此又惟一不肖者非太史氏其何能乎敢

乃次諸見聞與其客呂弼所爲狀得祖宗什囑賀氏
以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爲治者乃并朝廷哀忠
臣懲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世家平陽隰州之
永和今爲隰縣人曾祖贈某官妣贈夫人皇祖考贈
某官諡某妣封夫人子二某爲某官女二適某墓在
郭縣某里從先室也銘曰

巍巍神京世祖所營殿於漠南治朝廣延有域有闕
民之攸止大燾周廬亦有舍此始命董茲國有榦楨

道園集

碑銘

五

舉綱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寔繼且慎始和中
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尙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
公始侍冲年壯氣銳出入踐跋百世無替乃贊國均
乃佐本兵乃欽長籌以督畿甸時巡至正百用具給
清宮言還雷猶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膺力則非
精思弗愆時入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驚
曰此老臣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
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驚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父炳
父希曾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某官
未上而宋亡世祖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汝
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晉公夔炎固以
爲內相尙書而王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
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
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
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

道園集

碑銘

五

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狷儒者
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
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
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坊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
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崇濂書院祠周子兵興
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加葺焉從
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宮矣劉公宣之
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與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

掠之業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
尙有此又何問他乎劉公曰有是哉卽日審得寔卽
破械出此儒卽以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有
用於此者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
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益政徐公
琰等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建廬陵
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
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

道園集

碑銘

五

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
學者化焉故其爲教有不止乎詞章記問云旣歸有
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判官致任先
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
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絃雅瑟而閒歌以爲
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懼
輒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文人
達官舉進士者頂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

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及吾門不可而後舉江南二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先生嘗以周禮首荐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未見先生屢以爲言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英宗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祠大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

道園集

碑銘

李

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爲薦未及召而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且有常喜怒不形于色接賓客人人各得其意又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闕于世教其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楊氏子男永先象先太古以某年塋先生太古與其門人陝西行省左右廉惇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某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

文宣甚重某所以特制此碑入史館道過豫章前

延祐五年冬林君彥栗手書其所爲文十餘篇以示
予予讀之見其奇峻刻厲三歎而起曰世固有致力
深苦至是者乎意謂予之知其用心求爲識之逡巡
未能而彥栗遽以氣羸而卒予雖欲有言於彥栗而
無及矣悲夫彥栗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
二歲以書于東平徐公子方徐公有大名當時方按
察浙西以人材爲已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且彥栗
爲神童期之深遠然彥栗不自足也爲學益力其父
恐其勤苦致疾常禁其夜讀使休息彥栗密藏火候
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
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經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
隳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守理以學而父在居吳中
二十年開門授徒以爲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
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
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卽暑往游其山
中多高僧隱人見彥栗風神高潔愛而從之者甚衆

道園集

碑銘

全

悲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宇曰兄之來京師非有
仕進之事徒以宇在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歿宇致
之也嗚呼痛哉於是垣亦在京師奉其柩以歸塋吳
興宇知某之哀彥粟也故來求敘其世次而恐遂溷
沒云彥粟諱寬其先資州人曾祖某祖某樂清令考
某湖州錄事君娶某氏子男二某某年月塋於某里
銘曰 善乎歸全從其先人歿生往來友愛則均復
安幽居包山之虛其精者文子孫傳諸 徙居吳興

道園集

碑銘

三

送云彥粟韜震其我資州人曾祖某祖某樂清令考
與宇味某文定彥粟也始來承幾其世次而恐溷
文也題評燕藉汝景世在茲哀禍奉其柩以歸
廿載之車奔以宇亦此來撫之爾今不幸客歿宇
羨夫而其爲文亦從可知矣宇曰兄之來京師非有

張隱君諱埴字直翁其先青州人唐時有謫居吉州者遂爲吉州人曾大父輩宋某官大父樞父煥皆不仕隱君避兵湘州至來陽遂居之今爲來陽人娶蕭氏子一人某女二適某繼室吳氏子二某某孫某君歿某年年五十有五明年葬某里其婿文矩以某所爲狀來請著隱君之行而表諸阡云隱君早孤能自力學習進士業有聲聞居來陽買田築室將終身焉或勸以仕不應大延賓客師友課其子以學州建孔

道園集

碑銘

卷

子廟君出私財作禮殿及東西廡爲七十子及諸儒象其中又爲象舍鰲山以來四方學者事未集而歿子鈇克成之州道塗下者沮澤高者嶽嶠君悉募治使隆隱平夷又浮舟架梁通續阻絕歲躬視而葺之民取子錢者法三之君又捐貸者三之半兩賜之愆必齊戒爲之禱有疾者君爲之醫藥歲飢君賤買發其葢藏或遂捐而與之或使以木償因以爲棺給貧者之殮嘗之武昌道遇暍疾者倒囊注善劑者活之

遇戰什者頗嘆備食之虛行五十里困不能自達寧

篋落置庭中曰吾於鄉鄰爲獨瞻盜至先得吾財易
則鄉鄰免矣而盜卒亦不犯他日有十男子求見君
察其非常揮從奴散去獨與之語已而偕行度甚遠
乃獨還入室中少時又獨去如是者再四妻孥莫知
其所爲後十年乃與矩言及之曰嚮有十賊劫我云
得金若干乃出不爾禍且及我語而與約使待於野
我獨歸取畀之重不可持故至再四彼取其半以去
曰特試君耳無用許也慮家人泄語或掩襲有弗克
道園集

碑銘

空

且貽患故不欲言然則隱君蓋奇士也著之以銘曰
卓哉隱君制行用奇不私其羸推人勇爲佐于邦惠
先事惟敏施不食報高義無氓昔疹之瘳昔僂之充
非而兒黃非而小童歲時來者觀於鰲下尚其勿毀
以永終古

志道諱道孫姓揭世居豫章豐城少篤學為文章通
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剔股肉和藥而進之
遂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櫻其
懷者中乃力稼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
刺手指血寫佛書率徒弟某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
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某年卒年六十八某
年塋某處娶黃氏男二人某某孫男五某某女二適
某銘曰世少也不羈引酒為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

道園集

碑銘

六

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神來斯繫志道甫卒於某

年塋某處娶黃氏男二人某某孫男五某某女二適

某銘曰世少也不羈引酒為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

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神來斯繫志道甫卒於某

年塋某處娶黃氏男二人某某孫男五某某女二適

某銘曰世少也不羈引酒為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

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神來斯繫志道甫卒於某

年塋某處娶黃氏男二人某某孫男五某某女二適

志道墓誌銘

昔我仁宗天下太平文物大脩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蕝諸秦漢書翰則有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密流麗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家高材游藝筆墨徧效山水尤被眷遇蓋上於繪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效在界畫運筆和墨毫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圓道園集

碑銘

七

平直曲盡其體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其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秘書監典簿得一徧觀古圖書其識更進蓋仁宗意也累官數遷某職某年部饒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旣蒙恩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

義郎數傳爲自強生挺契生由字在之某年卒年三
十五今贈某官配張氏封縣君振鵬其子也銘曰
偉哉王公積德開封繫子之功功由名藝仁宗之世
積拜寵異先朝文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微

道園集

癸



趙襄王公蘇齋開桂梁于文文如由谷藝才崇文
士正全觀某官誦題凡佳繼保誠觀其子也銘曰
嘉頌樓鞠爲自觀全球球主由字亦之某年卒年

中議大夫太子家丞趙君曼齡以某年月卒于官朝
之大夫士來弔巷隘不足容車馬旣殮殯諸京師東
門外執紼者相屬行路之人頗皆咨嗟以爲何致客
之多也踰月歸相塋於其鄉於是某來告某曰趙君
之子幼其藏也無以識諸幽則無以示久遠比其子
長知詢問其父時事則口旣遠矣請托銘於來世是
僚友之義也敢成子之志乃求其爵里歲月以示某
而敘之君諱某曼齡其字也姓趙氏相其鄉也自尙

道園集

碑銘

充

書工部辟知印轉

作司提舉翰林國史院管勾

守司照磨京畿運糧提舉彰德路林州知州戶部司

計覆寔司提舉典設署丞拜監察御史太子家丞積

官至中議大夫者其官簿也諱珪者其大父也諱

者鄉人士尙其文雅著聞稱曰柳溪先生者其父也

先生贈朝散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追封

澶淵郡伯夫人李氏追封澶淵郡君夫人皆先卒今在

推恩也娶宋氏亦封澶淵郡君夫人二人皆先卒今在

常公歿大夫夫人之葬其鄉某里者從先生也昔太

曼齡之孝也加意宗族又推其惠及於母妻之黨其幼穉自我而撫育婚嫁者若而人及曼齡歿哭之哀如喪其所親曼齡之義也學無不通而明于正術施無不能而宜於法律所交游無賢不肖惓然以相接而陽秋之辨無所顧慮曼齡之能也轉粟入京師歲有定則曼齡之任職也善用其人無怨無倦歲增運者多至四十餘萬石林鄉郡也曼齡習知其土之鄉俗治之得其情寬條約以佐善良剔蠹弊以革尤祿道園集

碑銘

七

糞瘠土爲沃壤通末作以佐民又以其隙爲儒學新孔子廟爲醫學新三皇廟民不忍其去具刻諸石至今存爲國家宗廟之外別立神御殿於佛祠會其成功率共費十餘萬及曼齡董役工加於常而費省其半復以歸詣計相於是重有賞賚以旌之若此者曼齡之政也以練習推御史由御史擢丞春坊嚮用矣年不過六表官不過四品而遽以卒告此人之所以爲曼齡惜也銘曰

貴溪彭應松葬其母於所居之近三年矣猶日思慕
若未葬焉其言曰始吾父棄諸孤吾大父母高年亡
恙非有他子婦也而吾大父母樂養終身吾母之孝
也吾兄弟之生也力足以致乳母母曰毋以已子害
他人子也皆親鞠育之及長又擇明師以成其慈訓
使吾得世詩書爲善士於鄉吾母之教也始吾上世
傳世惟一子今而後子孫衆多吾母之澤也自吾母
土吾家家日以大用日以廣然而祭祀賓客之事與
凡役力粟米公上之供常裕而弗匱吾母之功也吾
舅氏貧約自處吾母給助之使得脩甘旨以終養吾
母之助於姻戚也歲有餘蓄別儲見乏食者隨周焉
吾母之惠乎鄰里也不幸今不及養矣又無以顯吾
親若幽德之不述將無以示吾子孫則不孝之大者
乃因同郡汪叔昌述其狀以屬諸某爲墓銘云敘曰
彭母汪氏也貴溪之田西其鄉也某卿其曾大父交
稷其大父也衍其父也諱英字叔華父者其夫也應

道園集

碑銘

未其生之年大德下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
石之下有土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塋之所有石
石有銘爲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嘉植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充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
王德之厚如家克繁由子有母匪彭無盛世鮮第昆
衍自汪母四子多孫孫之多有支別易遠遠而扶踈
視此其本子孫孫子來省歲時永永勿替石具有詩

道園集

碑銘

七

題此其本子孫孫子來省歲時永永勿替石具有詩

自致母四子多孫孫之多有支別易遠遠而扶踈

士謝之思破卷哀縗由子首母匪遺瓊瓊世稱良且

嘉謝維貞特生不扶久始充達柯條榮敷柯條榮敷

石有銘爲之銘者西州虞集也銘曰

未其生之年大德下未十有一月乙丑其卒之日也

石之下有土謂之王侯石者其葬所也塋之所有石

公諱景元字彥明姓胡氏彰德安陽人也資曠愿寬
厚友幼時以好善聞於鄉里稍長接事物務爲含容
以不欺爲主本無與之忤者或忤之亦不以介意而
忤者至自悔責謝待之亦不聞於初里有貸人錢者
多至十數萬貧不能償主者責之急將自經公呼而
與之語曰錢可得歿不可復生何遽爲此乎因出已
金使償之其人得不歿而爲券質公所公嗟而焚
之由是共推爲長者尊之日翁至不敢以字稱之兄

道園集

碑銘

壽

景哲早世兄子亨在襁褓鞠育教成之不異已子事
寡嫂岳氏有禮內外無間言子彙以儒學進用歷踐
臺省與謀議侃侃正色不爲俯仰明議法令出入經
史言于廷中與宰相相可否率關政事大體爲時名
臣大抵公之教也今年公八十朝之賢士大夫樂公
之有賢子而廷臣有高年之親也相率爲歌詩以道
之使歌以壽公未及遣乃二月六日公仍與親戚高
會言啖飲食如平常忽舉手謝客端坐而逝計至京

而奏爲泣哭痛矣且見星而行某往弔之彙匍匐

請某退而考行事事狀云胡氏世本河南鄆陵人族
葬之墓有豐碑參樹皆龜趾螭首雖其文契漫漶考
其時則故宋若金之顯仕者也國家兵至河南河南
人北遷故公之父諱某府君始來彰德遂爲彰德人
其三弟皆歸故鄉而胡氏之在彰德者自府君始以
爨推恩贈某官以爨貴初封某再封某進封某三拜
而彌尊公不以自高也出入閭里常卻車馬不御輿
故人父老遊子孫或具杖几亦不扶也是以爨爲左

道園集

碑銘

七

右司數請歸養不許乞郡優養又不許朝廷亦知公
之康強也番爨爲工部侍郎公娶黃氏封夫人勤儉
克相年近於公精勵不衰皆由爨次某某官女三適
某男孫某國子生孫汝立某年葬某所從禮部之兆
次也大德中某改葬某爲學官某師國邑聞公之德
久矣爨爲工部主事時來就養某得拜於床下焉瞻
其容止之淳慤聽其言論之篤實未嘗不慨然自媿
其京薄而嗟嘆其福祿之未艾也於是南人有爲饌

若公者守其公食而甘之日曆不至樵澤不至濡何

曾異初墓誌銘

國家龍飛朔方甫定中原中統至元間始建國都立宗廟朝廷修祭祀朝會之事而禮樂興矣至今天子出獨見親祠太室而禱官儒生言制度考文者彬彬然而來時則有廬陵曾君異初著鹵簿圖五卷書五卷郊祀禮樂圖五卷書三十卷上之江西行省行省丞相幹赤善之二年以其書上聞中書省下其事太常禮部會議皆以其書爲然太常禮儀使田忠良等以告中書丞相丞相以告天子有詔太常以圖書與

道園集

碑銘

七

著書人八見而異初得對至德對上曰禮樂之盛如此皇帝之所以尊也而儒士之用心亦勞矣太常其命以官於是太常奏爲太常署丞未幾議立圓丘方澤奉太祖以配天凡從祀壇壝玉帛犧牲樂歌與博士襍議異初援引考據沛然有餘有司習於禮者咸推讓焉是年郊於圓丘天大寒雪執事者多不勝而異初在壇上領群公登歌作樂音節諧亮世其藝者不能及也明年武宗皇帝賓天而太常緩禮樂之議

曾異初墓誌銘

除遼陽等處儒學副提舉未上史館番爲編修官編
摩多暇尤得悉心文學著周易治鑑及克廣郊祀鹵
簿舊說繪中道外伏等圖條極精贍而幹赤丞相入
爲翰林承旨因入見以其名聞有旨召見幹赤丞相
番直命翼初以其書待於駮龍門下上方盥未御膳
幹赤丞相言臣所荐進圖書人侯進止廷中傳旨召
入徧閱其圖問人馬物色甚悉曰後當有用勅秘府
藏之而命幹赤傳旨命翼初爲學士翼初不敢當力

道園集

碑銘

庚

辭遂循進奏爲翰林應奉文字知制誥兼國史院編
修官七年英宗大駕自上都還卽親祠太室始服袞
冕大駕之至廟也有司倉卒凡旗纛徽蓋之屬就以
立仗行皆重大率數人持一物天子製通矢冠絳纁
袍服之而輅弗素具遂易常服御馬而往弗稱上意
丞相拜住太常入昔吉思奏取秘書所藏吳初圖書
而鹵簿大興矣於是改作太廟凡川蜀江南大木之
美悉致之凡旗幟之綉繪者作於閩浙人馬鎧甲被

采飾者作于江西尤事嚴速務極華好方是時治平既

與與初同事者或冒其功得大官而與初亦不以介意
意識者多之有詔晉守造五輅晉守召衆工謀之皆
曰自建都於茲凡宮殿城池園囿與車服戈甲弓矢
金木玉石齒革羽毛之工靡不精巧老於事者或至
年七八十皆無不更歷獨以爲輅古禮噐誠不知其
法奈何考工省官殊憂之廼曰必欲爲之無如曾應
奉者命與初專董其事按圖指授動中繩墨工人咸
悅將成又請習馬以脩駕朝廷尤重其先慮未幾國
道園集

碑銘

堯

有大故遂事已而與初亦歸居數年爲天曆二年以
集賢照磨召天子大興文治與初因其長官以圖書
進見於奎章閣未報于言于朝薦爲太常博士亦未
報三年月與初遂以寒疾歿哀哉予以故人往哭之
而纍然孤子之在側者

無誌敢請予不

忍聞也因爲次第其家世云曾氏本武城人邨公之
裔也自其祖據生漢末至晞顏七代皆顯宦也晞顏
公父以德裕貴贈某官與初諱申某年卒年四十九

某年塋某所與初少敏于學事親孝待兄弟宗族有

書滿家尤好內典體甚清麗終歲之間齋居之日十
九夜半卽起讀誦至且無曠廢愛古器物各畫書購
之不計其貲嘗作武城書院於鄉聚族黨子弟而教
之生平所著述自上進之外有致美集成三卷心性
論理氣辨經解正訛合若干卷崇文鹵簿志十卷明
時類橐若干卷超然集若干卷韻編杜詩十卷補註
元遺山詩十卷過聞錄二卷藏於家兵部初登進士
第爲連州教授而我大父尙書實守連常荐之巽初

道隅集

碑銘

全

爲撫州儒學錄時我先公叅政寓崇仁道過必來見
某也與其兄弟先後皆同朝而巽初尤久善故宜銘
銘曰維廬陵曾系出武城分居江南日以茂盈恒以
美德出見於代歲月官封家有記載在永豐者昔垂
文聲逮於我朝父子迭榮肅肅兵部宋名御史風裁
整峻荷橐有煒天命維新濟濟來朝乃使學事殿于
蒸瀟才名孔揚將召將用而不少番宰木云拱伯氏
之來令魯四馳逢時制作試于百爲入直翰苑出掌

考功曾未幾時以退爲宋文事之委人曰季氏季氏

方增治平百年禮樂斯脩有圖有書咨詢攸在至治
之歲稍行其言旂常載塗法駕軒軒旂旂行如尼天意
有待於赫今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獻是司以其
書聞天子用咨于時在廷咸荐其美庶聞多儀光於
前紀鬱七志松弗茂而摧洋洋之淵弗暢以涸故山
之麓藏此遺志志藏氣轉澤在孫子

次爲江

道園集

碑銘

全

不也與

文贊藏此意志志藏於轉澤在孫子

前跡覽見文林典茲而對義義之職典

書聞天子用咨于時在廷咸荐其美庶聞

林幹依赫令皇文治方大集賢之長文獻長固以其

文獻既存其旨誠常建塗出驚轉轉或存或

文曾留平百筆甄樂祺齡育圖書咨詢攸在至治

孫林而正地舉舉品品盛奉盛盛

撫崇仁陳君德敬之妻曰黃夫人諱斯崇其先豫章人故宋吏部尙書諱疇若之曾孫女吳園先生公僅之女也其歸陳也是謂故朝請大夫知融州兼本管安撫諱元晉之孫婦湖南節度推官同祖之子婦也陳氏自安撫以進士起家宰贛倅長沙守融爲邑望族我先從祖亡姑爲之配封宜人有二子節推其長次爲江西運幹諱懷祖無子節推之子長曰將仕郎舉孫次日懇孫是爲德敬爲運幹後德敬方弱冠當

道園集

碑銘

全

宋始亡陳氏故大家不足以勝新附之重役困迫有甚編庶節推爲德敬求婚猶必擇詩書令族是以夫人歸焉敬戒如禮宗姻咸悅相德敬承節推之喪嬰家務于搶攘之際竭營辦以足官適斥簪珥以嫁孤妹歲時祭祀親戚慶吊未嘗踈濶德敬故昇平公子好賓客輕貨財不以時異事殊爲意而家幾毀焉夫人左右爾縫補直遺缺終德敬之世旣老益以勤儉自勵掇拾遺餘家用小康生子曰宗諱以節推遺命

爲將仕後抱從子宗紀以爲己子一門之間母子兄

第諱如也蓋夫人昔聞諱於家及有疾其族自數并
分居今富州之沈溪宗人甚衆至尙書公貴顯詩書
文獻大聞於世至巽園數傳矣遭世變不能安其鄉
來就夫人以居我冠褒衣動止嚴正口不道非法之
言身不交凡近之友寧受黽藉攘歛畧無爭報之意
讀書以自怡賦詩以自見雖以慷慨係之而無悶是
以夫人之爲女爲娘居兩大家而有足稱道者云其
生也以某年某歸陳也以某年某沒也以某年又某
年月宗諱等葬于長安鄉四都耐壅德敬之兆德敬
道園集

碑銘

全三

用江西帥檄爲崇仁江夏巡檢旣而棄官不復仕宗
諱子二人某某女五人某宗紀子三人某某女二人
某集大父尙書雍侯旣出蜀以宜人之歸陳也過茲
邑而因寓焉至于今五世矣是以宗諱等求銘焉銘
曰 貴窟之阡陳氏繇興 其興隆升夫人
夫人門實稱寧魄于茲趾美來徵 貴窟葬所地名

某年王君伯益卒於京師客舍治書侍御史趙敬父
同某等皆出錢合所與相知者之賻授其妻之兄巢
州知事莫正已使治其喪五日始克殮而殯于城南
僧寺其友楊載杜本訪其平生所爲詩文傳之又爲
作畫像贊及著哀詩哭之舉其孤迪補國子生踰月
其弟自大名走京師謀歸其柩將以某年月塋某地
其先塋也載本又請某爲文表其墓令後人知其爲
伯益所藏云伯益名執議大名人生數歲入鄉校旬
道園集

碑銘

金

月中已能習畫群兒所讀書其師爲絕席引賓坐側
群兒無敢與並因勸其父某送請郡學未數月又絀
其同舍生如鄉校及長其父資之游京師時中書平
章十灰木翰林承旨唐公有重名當世以人材爲已
任一見伯益皆曰竒材也不敢以進用常秩逸伯益
將言于上擇館閣優重地薦之久之不得如三公志
尚方符寶典書滿三年當得官四品卽以伯益爲符
寶典書三年竟不得四品官二公相繼去世無爲伯

益言者柳唐佐爲言於張子有平章平章事隆福宮

政院照磨調真定錄事陵州判官改將作院照磨伯益皆淡如也徒日與彰德田衍師孟河間李京景山濟南張養浩希孟飲酒賦詩爲神交時人望見之皆以爲古仙異人莫一得遇侍爲幸蜀承旨時在翰林謂人曰吾聞伯益宜供奉翰林苟有意幸得見之伯益不屑也後十餘年始爲翰林應奉文字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然伯益竟止是官年才四十八悲哉伯益身長不過數尺不宜騎馬遇好友卽

道園集

碑銘

全

提杖出門竟日去不返顧語妻子以爲常始來京師用橐中金不識記數及資盡益困至終身亦不以介意於書無不讀於人物治道政術甚明白而未始以辯博自雄遇人無賢不肖皆懽然無間而胷中了不可混長年京城居而所以爲詩簡淡蕭遠如在山林不與人接者常謂人曰吾知吳楚多瑰偉奇絕者當委身往遊乃稱吾意耳楊載曰然誠廣伯益以山水之勝視陳子昂李太白未知何如蓋伯益之詩言意

不冠于事物而律法深隱合古作改識者以誠爲知

伯益嘗學修金丹求神仙又嘗深坐默究爲禪定
雖莫究其所至然灼不爲外境無疑矣杜本曰伯益
人品極高去世人已遠當得六徹豈不偉歟惜乎年
不待之也未卒前一夕猶與客飲酒人家莫歸坐閱
案上書夜且半妻孥頗察其有異召醫未至伯益忽
柎几却卧不復言禁鍾不盡一聲趨喚楊載杜本來
而遂瞑嗚呼若伯益者豈非古人所謂超邁不群者
耶方伯益在殮某往哭之見唐佐語莫知事曰莫夫
人何以爲生幼女若爲得所歸弱子若爲得所長感
道園集

碑銘

全

慨出涕被面毅然以爲已事一坐皆歛獻不能仰視
是以莫知事治棺槨後極堅緻理其家尤脩此皆有
古道非常人所可及嗟夫觀伯益之得于人如此則
伯益之所存可信矣嗚呼是爲表

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詔賜故丞相上郡
晉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
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
歸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為之銘坎諸宮而納諸
其行事歲月畧已具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
稱旨意請辭不可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之形
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世祗經營之勳列
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傑釐之審若京兆賀氏父
道園集 碑銘 全

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官府治辦工賈通易
人用樂業以菟厥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所賜碑之詔
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

祖歿歷任某官贈封某銜
子某官女適某官贈封某銜臣嘗以為世祖皇帝之

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
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

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循以為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
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

之真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孰離深淺不同要皆有

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區君之嘆於今爲訛辭
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
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
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
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
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
在目前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
之地往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久
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

道園集

碑銘

八十八

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韓
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敢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
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甲擁纛以先勇
氣百倍事平師還多風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
能窳公解衣抱持温以其體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與
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效獸舞以迎駕者驚輿象莫
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
朝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家

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水謀

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
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于斯見矣
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
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言或有所不能入則
亦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桑哥以黷貨得
幸專政柄爲天子歛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
廷臣固將有言而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上開其端
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之是時桑哥亦知公且邇已
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賴上知其故而諱

道園集

碑銘

八十九

不行論誅桑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危矣至元
末上旣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公
公慨然曰人望所在豈爲詹事完澤可止願之及拜
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故率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
使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功也
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武宗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
以日隆而二宗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本迭見
之專政也上數怒欲斥去之輒希附東官求免重性
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覆辯駁益甚公曰吾老臣

也乎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蠹子會其家人受富民
賊鬻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仁御史中丞楊
朶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仁宗崩復得
爲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惋天下爲之
嘆息譖者以爲得志會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
亮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于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
人爲勳臣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
而孰失哉世祖之於用人審辨之慎察之而後信任
之若賀公者豈不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

道園集

碑銘

九

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
留守惠愍賀公之廡蓋都人之所作也父老幼穉歲
時具牲牢醴酒考擊鍾鼓而祭饗之依依如將見之
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於
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
風氣孔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鄴保其民人
索賦以朝爲之守臣守臣舍德公某王所皇建大都

俾莫土宇以無以存以繼以管啓是世官寔由忠貞

多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即雍開國自公而王
進而彌尊令德不匱實有子孫其子伊何丞相留守
自其弱冠在君左右入陪殿幃出侍乘輿不有其躬
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
惟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入之間周密不違帝念在茲
既信既篤一日出令俾贊天錄雅是登庸固將受遣
不競不絀布政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瞻朔都
歸爾是職于廬于旅肅肅于城勒其佚勞日閑弗驚
工歸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末錄胥樂女士冒禁非罪

道園集

碑銘

九十一

原之以情于貨秀禽忽遂其成令行以法民樂法守
興學以教躬率首善歷事四朝既奠既安賜車出游
褒庶聚觀公曰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祜
惟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欽臣我拱其器多藏靡悔
迷國之宰予今弗懲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而弗誅
孽以間興亶其天乎衣裳之襪榮以加等人心大公
追反未遠侃侃令子蔚爲名臣奉孝思忠公神其志
公妥其所有松有栢公食其廟鬯俎有寔國家萬年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尉使趙公既贈通奉大夫湖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程公諡文惠其子彌寬詣大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奉議生楚國公世勛楚公生魯國公棠魯國公弟常生端明殿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太師冀國忠靖公葵公諱洪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

道園集

碑銘

九十二

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
臣子免詮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
藉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著作
監丞元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
年二十有九明年兩歲蕭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
判官不赴服闋改知太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
寺正轉朝散郎益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
除尚書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爲浙東路提點刑

獄兼知衢州節度嚴信二州軍馬入爲大理卿轉明

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轉運使加有文殿修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節兵海上我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爲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爲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旣內附數以公爲言十五年行省承制署公廣東宣撫使趨入覲秋見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輿馬而遣之北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五人千戶五人百戶三十人總把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道園集

碑銘

九十三

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塋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爲之誌又二十三年爲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有所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諡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寔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獵德文

天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

丁於德文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勳業于當時
則過之矣至於冀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並以才畧世
其家而冀國卽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
方面之寄隱然爲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
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
在韶甌與其兄制置使潛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収
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占與營
繕戎噐之事胸中具有成策潛旣以忠義著而公遇
事亦有足表見者應童子舉時五經策問數十條應

道園集

碑銘

九四

對如嚮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以女旣而與其弟故
相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謀利害而淪成
言市人不爲也冀國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
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吏率懦弱縱弛不能制
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怒爲亂以嚇守吏守
吏逃去朝廷云奈何則爲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
公判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才賦文書治辨發職
吏而按以法守太駭服信兵有威課武雄兩指揮凡
二千餘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克久之物故不復選

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闈賞不素具
軍亂守匿求救于公公出語衆曰淮上隄兒百戰有
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治以軍法汝等敢爾
耶叱吏捽首亂者榜之百衆遂定

路鈴轄磨

汚者以故群盜降得官位迫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
射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疆命中
竊取其弓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
聲勢侵苦民人資力富強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
執之無故遁期理椽三日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

道園集

碑銘

九十五

國士明日中朝貴八救之者書至則皆死無及矣治
典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盡入人家取其
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旦
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
起連結處發信之間勢甚張大浙東提刑牟嶧行部
盜逐之守郭淵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
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名天子爪牙而兵甚不足用
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准卒足

辦之至

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直相奮

怒起聞擊不能自己喜訖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
日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問期二日來納款不然
吾所統卒皆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
言于朝曰悍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兵以配江上諸軍
庶少安公去官而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
將亡也郡縣之聞盜賊軍旅之草如此以公之世將
才敏而見用僅如此嗚呼而不危亡也哉朝廷撫有
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尙因其素所信服者而
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旣致事來蒞於湖南者

道園集

碑銘

九十六

以民爲問公懼爲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

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

賓客之及其門者與之燕樂贖遺貧乏孤嫠者振恤

之雖重費不復計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

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以資服食斷琴度曲爲文辭

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名之曰太初紀

夢藏於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神仙數訪

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爲不歎思之一日見

其至喜而問晉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

命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
見有光昱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
李氏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
先公 年卒子四人彌寧彌泉彌審皆前卒彌寬
公蔭今爲奉訓大夫韶州路曲江縣尹女二孫男
六人巖嵩生龜皆耑集先世勲業與公家相先後冀
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公
歸自嶺海道出湖南嘗與公往還道故舊某以童子
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國史得以契家

道園集

碑銘

九十七

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世皇

既定南土迺輯迺安不震不怒乃眷赤子安其母父
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沅額額其城民人衆多
有財有兵翌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
士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文世武君子之望命服錫馬
勞以大製歸撫其民皇威孔邇優游鄉邦亦既有年
既老而休温温德音嗟世溷濁言思翩翩密室凝虛
鑄金爲丹我懷公家學問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

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臚仕故物不遺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置公始以善書記從軍稍遷行省椽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浚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丞司印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脩上功遠都漕運選材進以爲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廉訪肅政副使病不起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

第圖集

碑銘

七九

廣行中書省郎中因御史臺荐進官遷湖廣宣尉副使以年遷江西行中省郎中母夫人優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滿歲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五月以年七十請致事三月卒祖某某管父某某官母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某月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篆其墓之右以銘叙

曰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

以混一宇內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
府別郡縣治祖說有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
法趨且善加迎辨治爲務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
矣末流之弊更爲之名以自別於士識者閔焉夫孰
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
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
照策數一見卽要其歸雖他見或反覆卒如其說而
後定吏具贖或至數千百年不了了于情致公涉筆
立更定不數語燦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
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
更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宜撫得端
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請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
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體同幕頗爲慟公曰
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爲首事卽日集
省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
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云無一不中律
令前後月日各數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
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

道園集

碑銘

有所可問更贊公而罪言者一時會府人人倚公爲重矣宣尉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爲使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爲公上之日宣尉廉訪而使者率其屬親與爲禮持文書者往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爲期庭無帶事干輿之調洞燭如神明蓋其爲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鮮真行偶中依稀近似以爲各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爲不法事至府公召

道園集

碑銘

一百一

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府者大爲奸利寔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爲請緩公不可多方爲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髮近似可指會禱邑尉公事後期當笞以老故未卽論立請尉當有賅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棧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因苦之數月不解事聞朝廷卽驛召使者會赦乃敢破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嶽益有餘財海道運輸係國計至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康以冬

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辦兩浙益法
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庭嘗先日出晝日入
乃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爲
戶部尙書未命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
亦信之而果有以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以自處
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耻者也然則公以計
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下者而憂
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乎嗟乎有之而不見用用
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哉爲之銘

道園集

碑銘

二百一

曰才急於需樸樵畢輸優游無虞梗桡薪樗朝服
于于各駟大車爾臯爾夔善駝利趨人其曰賢已則
信然弗顧黷疑充顏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恚旣勞
旣試終不自敏安平在時則亦弗思後或當思旣遠
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躅刻石載文以慰以勗

